

《沧桑拾遗》（三十一至四十）

（柬埔寨回忆录系列）

编者按：

老牛（吴长桂）凭其惊人的记忆力，在移民美丽的花都（巴黎）后，写下了《沧桑拾遗》（1—63篇），展示了上世纪中叶前后柬埔寨华侨社会的文化教育、商情民俗、医疗康体、创报结社等等的人和事，文笔流畅，情节生动，鲜有所闻，史料极为珍贵，值得收藏。

作者简介：

老牛，原名吴长桂（吴春荣），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柬埔寨金边市。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首都金边华文最高学府“端华中学”，为该校专修（高中）班第三届毕业生。曾任柬埔寨《棉华日报》和泰国《新中原报》编辑。现居巴黎。

广西大学陈雅灵教授《汉河与溪流——中国与东盟语言文化论丛》（作者：陈雅灵//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2-06-01//ISBN：9787509619957）书中提及柬埔寨文学，将“老牛的十八乐章”作者说成是“郑书平”（该篇原话：“柬埔寨郑书平的《沧桑拾遗》”）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沧桑拾遗》作者“老牛”不是郑书平，而是吴长桂。

沧桑拾遗

（三十一）

猗歟盛哉 百年学府历经数代 向上力行 一曲
校歌传唱五洲

再过两年——2014年，将迎来“端华中学”建校一百周年，这个富有重大意义的日子。百年端华之路是何等曲折艰辛！但在先贤前辈们努力经营下，总能冲破重重困境，越过道道难关。特别是一九四二年郭殿宝校长执掌

校政后，一个崭新的端华呈现在华侨面前。可惜郭校长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不能亲眼看到日后端华的长足发展和辉煌成就。幸而他的继承者不负众望，挑起他遗留下的重担，继续阔步迈进。罗俊山、张应宾、吴庸、李芳林、张绚、江瑞麟、李肇义、邱仲民等先后八位校长，他们都是满腹经纶的教育工作者，虽然各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思想意识和历史背景，但他们为炎黄子孙灌输中华文化的理念和目的是值得肯定的。

一百年来，端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只有小学部到开办专修课程，这都与校方的领导和教职员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据李少阁老先生生前所忆，一九三三年全校老师包括校长只有八位。三百多位学生分六个班级授课，而男女学生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学习，还要用竹篱笆分隔两面。可见当年的社会风气极为保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直至李明良先生接任校长后，才打破男女生分界线。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学校都以潮语上课，每周只有两节国语课程，直至日本投降后，校方才正式采用国语授课。

高棉独立前，端华学校的环境还是十分简陋，课室都安排在“协天大帝”神庙周围。后来的大礼堂座落处原是一列平房。并分隔成几间课室，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被安排在这里学习。平房的前面空地，种植四、五株“洛谷”树，茂密的树叶覆盖着平房的屋顶，这里是学生们上课前、下课后乘凉和游戏的好地方。后座“兴文书局”的楼上，成排的房间是初中部。大礼堂兴建后，一座四层楼高的新型大厦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环境，也为单身的青年教师提供了宿舍住所。

曾记得，在我读小学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大礼堂召开“周会”。校长、教务和训育两位主任及师长们例必要作长篇报告。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会召开前，全体师生合唱“中华民国”国歌。当时虽然新中国已经建国，但中棉两国尚未邦交，国府在金边的势力还十分庞大，对侨社、侨团、侨教影响至深。周会结束前则一定要唱“校歌”，悠扬激昂的“端华校歌”有无限的生命力，而今随着端华学子散居世界各地唱遍五洲四海。

谈到“端华校歌”，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两位创作“校歌”的教育前辈。

“猗歟盛哉，我校屹立金城。椰风蕉雨饶兴趣，弦诵悠扬。都会乡村每角落，文盲肃清。四维既张，国基永固；五育并重，校誉增荣。时代激流我猛进，康庄大道我经营。向上！向上！力行！力行！共致祖国于强盛，共谋世界于和平”。——这是方君健老师作的词。洋溢着海外学子热爱祖国，热爱第二故乡的浓厚感情。充分体现母校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精神。方老先生毕生奉献于爱国教育事业，后因积极从事“爱国救国”运动，被法殖民主义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曾在国务院侨务委员会任职。其公子壮高叔与家父过从甚密，我们两家乃是世交，交情甚笃，壮高叔的女儿“也男”姐曾被家母认做谊女，中棉建交初期，为追求理想，跟随祖父回国升学。壮高叔自幼习医，对医学深有研究，曾于大金欧和暹粒两市行医多年，颇有名气。他老人家在父辈的熏陶下，对文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造诣。

“校歌”的谱曲者是郭燕芝老师。郭老师是端华中学五朝元老。长期以来，除担任端华学校董事会秘书外，还先后兼任中学部语文、音乐、美术老师。他教学认真生动，对学生爱护有加，关怀备至。郭老师是广东省揭阳县人，早年毕业于“潮州韩山师范”，他老人家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做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潇洒，幽默风趣，而且诗、书、画、乐无一不精，是教育界难得的俊彦才子。

正是：猗歟盛哉，百年学府历经数代；向上力行，一曲校歌传唱五洲。

（三十二）

世纪回眸 妇权不彰话昔日 三八致敬 女英辈
出看今朝

法国是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近百年来，女权运动蓬勃发展，“三八妇女节”、“国际母亲节”，无论个人、家庭、团体都十分重视，必有安排庆祝活动，以示对妇女的尊重，肯定妇女的地位和权利。

回首当年，感慨万千，法制时期的高棉，华

人妇女的处境何等悲凉，低贱的社会地位难以想象。在那封闭、落后的国度里，妇女们沿袭旧中国封建传统，“三从四德”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相夫教子，生儿育女是妇女们的天职。能够走进社会从事职业活动的妇女，相当少数，且多会遭受不平等待遇，甚至歧视。

独立前后，进步思潮日渐影响华侨社会。女孩子走进校门形成一种新的潮流，成群结队的女学生带着满脸笑容，怀着兴奋心情，与男孩子同时活跃于校园里，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中棉建交后，两国友好关系长足进展，中国大陆的电影和书籍大量涌入，带有进步思想，反映妇女解放，描写年轻男女爱情生活的作品深受华侨欢迎。小说“青春之歌”的主人翁林道静等人物的形象，给年轻人极大启发。“芦笙恋歌”、“五朵金花”，描写少数民族纯洁朴实的爱情故事引起大家的共鸣。加上各个体育会先后成立，并组织各种文康活动，年轻人更有交朋结友、培养友情，发展爱情的广阔空间。一种新的风气弥漫华人社会。特别是端华、民生、广肇惠等学校改政之后，不断向青年学生灌输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在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学生们的认识迅速提高，更大胆去面向未来，女学生们学业有成之后，勇敢地走出家门，积极投入职业活动和参加社会活动，医院的护士，学校的教师是她们首选职业，更多的人成为各体育会组织者，充分发挥她们不凡的才华。

知识女青年有了施展的平台，这当然是好事，但大多数妇女还是难有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她们日夜操劳，勤奋工作，多数也只能在工厂、车间里担任下层职工或在街市从事小商贩。因为在金城这个小天地里，实在缺乏她们足够的发挥空间，许多妇女仍然不能不含辛茹苦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而大多数没有机会走进社会工作的年轻女性，更难主宰自身的命运。由于长年累月生活在父母身边，与外界少有接触，而保守的社会习俗，在她们身上套着重重的枷锁，唯命是从是她们难以抗拒的选择。十七、八岁的少女，如果本身一无所长，只好待字闺中，随着渺茫、难测的天意，为她们作出命运的安排。

妇女们受困于家庭的小天地里，肩负养家糊口的重担主要落在身为丈夫或家中男丁的身上。一般家庭妇女在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情况

下，只能忍气吞声、胼手胝足、无可奈何地坚持下去。

高棉一场巨变，让我们流落四方。有幸来到法国，总算重见天日，重新找回做人的尊严。虽然初抵异邦，人地生疏、风俗迥异、语言不通，但大家还是满怀信心面向未来。难民们从零开始，丈夫或走进汽车厂，在流水线上当个装配工人，或在餐厅饭馆里当个洗碗工，而妻子除了料理家务，看顾老幼，还埋头在缝衣机上，日以继夜，奋斗苦干，省吃俭用，努力改变生活，改变环境。许多华人难民家庭，在法国能够迅速安定并步入小康，其中妇女居功至伟。而在随后的华人难民创业时期，许多华人妇女不但展现她们热爱家庭、勤劳刚毅的美德，也展现了她们的能力和才华。作为这个族群的一份子，当我们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尤其不能不回顾这段艰辛的日子，不能不对众多的华人姐妹对家庭、对族群、对社会的贡献给予崇高的敬礼！毕竟法兰西是个先进的国家，发达的社会给我们留下许多发展的机会。男女平等的国度，更给妇女们提供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施展才华的平台。几十年过去了，不少华人妇女非但成为丈夫得力助手，更多的女性成为社会的精英，不少妇女独当一面担当公司的掌舵人。而大公司的主管、经理等高级职位，也大有人在。而新一代华人妇女更在商界、金融界、医学界、甚至科技界崭露头角，女英辈出。

(三十四)

谆谆教导 万千学子健康成长 默默辛劳 几许
春秋薪火传承

学生时期的校园岁月是人生一段美好的回忆。想当年，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到成长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风华正茂，充满欢乐的日子何等潇洒。日夕相处的同学，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灿烂的笑容，调皮的性格，显得多么亲切可爱。还有督导着我们进步，关怀着我们成长的老师们，更让我们我们毕生难忘：王继虞、陈礼庄、张雪汉、张坤锡、谢海上、梁克芬、蒋宗耀、江景浩、朱可畅、马成业、曾

传熙、黄守庸、罗勤受、孔祥仁……都是值得崇敬和爱戴的前辈师长。

王继虞老师肩负端中二分校主任重责，也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班主任，兼授国语、珠算课。王老师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争名利，风雨不改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直至1964年，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学王月卿专修毕业后，女承父业，出任教职，他才离开教席，颐养天年。王老师从事爱国教育事业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不少调皮懒惰的孩子，在他严格的教导和影响下，变得乖巧勤奋，学业成绩也有所长进。他老人家教学认真，讲课有条有理；生活简单朴实，为人不苟言笑，在孩子面前简直就是一位严格父亲。

朱可畅老师是我高小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在此之前，我的学业成绩不堪一提，年终排名总是敬陪末座。在他老人家“治下”，似乎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变，虽开朗好动的性格一如既往，但勤奋向学，力争上游，不甘落后已成为我努力奋斗的目标，这一切确实是朱老师教导有方之功。朱老师性格豁达、心胸宽阔、为人和气，讲课明透，对学生关怀备至，常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朱老后获大金欧兴中学校董事会礼聘，出任该校校长。由于长期以来，师生关系融洽，在他执掌兴中期间，同学们经常去拜访他老人家。他看到我们这群少年人健康成长，显得十分高兴和安慰。经常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马成业老师是一位文学艺术修养极高的教育工作者，毕业于上海美专，曾在越南学校任教，中、法、越三国文字都有十分深厚的根底。他是端中专修第二届班主任，兼授语文课。也是我专修时期的法文老师。可惜当年我思想偏激，对外文毫不重视，觉得外文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大用途，结果白白浪费三年宝贵时间。马老师身体十分瘦弱，性格却极为刚毅。我专一时期，他不幸得了一场重病，难以视事，其工作暂由连明老师负责。数月后，大病初愈，不顾劳累，即刻销假复职，可见他做人处事认真负责。在近三年的相处中，他不时给我们讲解做人道理。马老师生活十分简朴，待人忠厚老实，处事从不随波逐流，更不高谈阔论。给他教过的学生，对他格外尊敬，师生常能推心置腹、亲密无间、毫无隔膜。在他老人家悉心教育和熏陶下，自然对人生和前途有更加务实的观念和见解。

的人才，被特聘进入端华中学任教，直至 1970 年龙奈发动政变，封闭所有华校，才移居香港，安度晚年。

老一辈的教师学有所长、术有专攻，但相对低调。尤其在后来的激情年代，他们大多不善于或不愿意“放言高论”，因此不是“领军”人物。然而他们数十年兢兢业业为中华文化的薪火传承，为万千学子的健康成长而辛勤付出，其为教育事业的贡献，不可磨灭！

正是：谆谆教导，万千学子健康成长；默默辛劳，几许春秋薪火传承。

陈礼庄老师是我高小时期的科任老师。英俊儒雅，文质彬彬，为人随和，待人亲切，生性平淡，与世无争。在多年的教育生涯里，他教导下的许多学生早已飞上高枝，老人家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淡泊名利，笑看人生。陈老师是广东省揭阳县新亨镇人，出身名门望族，识礼仪，通音律。完成学业后于家乡任教。1947 年与吴良梧老师缔结连理。婚后连袂远渡重洋，来到高棉实居市华侨学校担任校长。1953 年转至金边端华中学出任高小部教师，平生不但爱好文学，且对潮乐深有研究，是端华潮乐队骨干，不少学生在他指导下，对潮乐产生浓厚兴趣。其两个儿子先后为学生乐队队长，学校演出潮剧时，掌板、头弦、主琴为其父子三人，传为一时佳话。

当我升入初中二年级时，担任我班美术老师的是曾传熙老师。曾老师中等身材，双眼炯炯有神，举止稳重大方，谈吐幽默风趣。他经常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来教导学生美术和劳作，尽量引起学生们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他的大女儿曾茜薇是我专修时期同班同学，故曾多次拜访他老人家。在接触中，对曾老师有更深入认识和了解，老人家待人亲切和蔼，对晚辈谆谆引导，爱护有加，经常鼓励年轻人多学习，多长知识，将来能服务于社会。其实曾老师也是华侨子弟，他出生于印尼，年轻时为了追求中华文化，跟随三位兄长回国升学，考进潮州韩山师专。毕业后，就在潮安、惠来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不久，潮汕地区爆发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却遭到当局残酷镇压。曾老师于是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南下越南西贡市，随即在当地潮侨公立义安学校任教，后转至吴木市崇正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挥军侵入越南，并对西贡等地狂轰滥炸。曾老师和一批进步教师创办的南侨中学，迁至乡下椰林中继续教学。师生们在椰树干支撑，椰叶覆盖的特殊环境下坚持抗日救国的爱国教育工作，培养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学生，在日后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及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以及印支反帝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因越南局势逐渐恶化，曾老师只好应聘到柬埔寨贡怀省华侨公立广育学校担任事务主任，兼任美术、劳作、音乐、体育等科目教师。其后陆续在大金欧兴中、兴华学校、磅针培华学校和贡怀觉民等学校任职，1958 年，端华中学改政后，曾老师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忠于爱国教育事业的资深教育工作者，一位多才多艺

(三十五)

负隅何用 时代潮流终向前 回味无穷 学生
岁月总难忘

1936年，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揭开八年抗战序幕。中国人民面对共同敌人，敌忾同仇，并肩作战。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海外华侨不分党派，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祖国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却又一次陷入内战。人民刚刚迎来和平的曙光，满天阴霾再次弥漫中华大地。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新中国宣告诞生。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承认台湾国府，“中华民国”仍然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海外华侨面对海峡两岸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权，自然也分成两个不同派别，新旧势力都在争取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中棉建交前，国府在高棉势力十分庞大，牢牢控制所有侨报、侨校、侨团，甚至整个侨社。1957年，随着施哈努亲王和周恩来总理的互访，两国友好关系迅速发展，并于1958年秋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这大好形势下，华人社会起了翻天覆地变化。棉华日报随之创刊，端华、民生、广肇惠等侨校也先后易主。至此，金边的文教阵地绝大多数掌控在进步人士手里。直至1970年美国扶植龙奈——施里玛德右派集团发动政变，高棉政局又向右转，国府势力才又重新抬头。高棉华侨、华人又一次随着动荡的局势，被卷进灾难深重的漩涡。

在这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端华中学也难免左右摇摆的命运。1957年之前，从张绚到丘仲民几任校长，学校当局的办学方针，基本是按国府的政策推行。每周周会前必高唱中华民国“国歌”。节日来临“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府旗帜必在正校入门处的旗杆上升起。童子军的课程和组织也完全采取国府的模式。教科书内容审查更为严格，极力封杀有关新中国讯息。1957年我已是15岁的少年，却完全不知道中国大陆地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统治中国卅八年的国民党已败退台湾岛，可见当年国府如何严密控制高棉的侨教和侨社。

1957年下半年，端华末代右派校长丘仲民黯然离职。以林宏毅为校委主任、张德潜为教务主任、黄强钺为训导主任的新领导班子正式接管端华校政。林主任是福建人，张主任是客家人，黄主任是潮州人，三人共同主政潮侨公立的端华中学，显示分属各个帮群的侨众，已放弃狭窄的乡籍观念，任人唯贤，务求办好侨校。在三位主任领导下，新生的端华显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与前不同的新风貌。教师们认真负责，为保证教学质量，各重要科目都必须集体备课，要求严格，绝不马虎。学生们也切实学到知识。在提高学生思想认识的同时，特别加强爱国思想教育，让年轻一代对新生的祖国有进一步了解。在老师们的宣传和鼓励下，学生们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油然而生。蔡维国、方致侨、方南侨、卢俊明、黄赛雄、江洪桂、廖德利、陈锐芳、邱瑞发、杜联璋、陈文楚……等一群年轻师生，先后告别慈祥的双亲和生养自己的第二故乡，毅然投奔祖国的怀抱，去追求那美好的理想。

1959年中，经过近三年的刻苦努力，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一张特为“珍贵”的初中毕业文凭，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卅多个月欢乐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是我一生中一段最美好的回忆。老师们的耐心教导，辛勤劳动，让我们获得丰硕的成果。孔祥仁、许教彬、谢海上、蒋宗耀、梁克芬、林仲安、邱志强……一个个慈祥的面孔，亲切的笑容，认真严肃的教学作风，至今印象深刻，不曾忘却。

三年的时间，在人生的旅途中，是一段极短的路程，但它让我深刻地体会到集体生活的重要意义和无比快乐。同学间和睦相处，宛如兄弟姐妹一般。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共同进步。课外的活动更是多姿多彩，校方每年举办的篮、乒赛，最引起学生们的兴趣，也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同学们还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参加校方组织的乐器组、歌咏组和舞蹈组。旅行更是大家的最爱：大金欧、小香港、实居猴子山、干拉乌廊山、磅逊港、喷吓的响水和白马，到处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离开学校前夕，我们初中第卅四届近八十位毕业生，还组织了一次长途旅行。先后访问鱼米之乡马德望，受到以杨璧陶校长为首的联校（包括国光、民强和集成）师生热烈欢迎。两校学子在联欢会上载歌载舞，并举行了一场篮球赛。接着续程高棉古都暹粒市，中山学校董事会和师生代表近百人，以火样的热情迎接远方

的客人，并带领大家畅游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吾哥窟。告别千年古刹，兼程访问花园市。当年的磅针确实是一座整洁美观的城镇，培华学校师生热火朝天的欢迎场面，让人毕生难忘，男女山的胜景更让年轻人流连忘返。五天的旅程匆匆过去，主人家的亲切接待，一路的秀丽风光，同学们的兴奋心情，直至今天，仍然回味无穷。

正是：负隅何用，时代潮流终向前；回味无穷，学生岁月总难忘。

（三十六）

逃兵役 南越侨青纷来柬 寻理想 少年学子
各有天

五十年代初，越棉寮三国先后宣布独立。但越南却分成南北两个政权：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在北方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南方在美国扶植下也组成反共政府。南北双方对峙多年，越共支持下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日益壮大，对反共政权构成巨大威胁，战事不断。为巩固半壁江山，从吴廷炎到阮文绍历届南方政府，不断扩军。生活在南越的华侨、华人为逃避兵役，纷纷遣送男丁出国。于是，金边和永珍就成为最佳避难城市。我们老师同学中，就有许多来自南越的华侨子弟。初抵异乡，自有一番艰难，幸而金边乃华人世界，华侨、华人到步后，无论就学或就业，都不难融入社会。当年不少青年人也落地生根，在当地成家立业、传宗接代，把高棉当成自己第三故乡。

陈安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他从南越来到高棉，被礼聘进入端华学校。由于才艺过人，学校每当举行恳亲游艺会，他是最佳导演人选。在他执导下的“娶新娘”、“抢亲”、“桃花过渡”等舞蹈、歌剧、戏剧节目，演出十分成功，深受观众欢迎和赞赏。陈老师不但艺术造诣高超，行政能力和商业才能也很突出，因此后来被邀荣任“金塔戏院”经理之职。他还参加金边极负盛名的“东方体育会”文艺节目编导工作。

不过，不少自越来柬的人，或因家中父母年事已高，或因家业必须有人继承，在局势较为缓和下，不得不返回故里。我同班的罗发、黄荣、陈华俊、李耀丰、王金祥……等同学，多年漂流在外，思亲深切，终于在初中毕业后踏上归途。

在越华侨青返回故里的同时，也有部分同学，主要为柬华青年，选择不同的道路，如我班的陈文楚、邱瑞发、杜联璋、卢俊明、陈锐芳、黄赛雄、廖德利、江洪桂……等同学，由于热爱中华文化，更对祖国前景充满憧憬，在理想的驱使下，他们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庭生活，踏上回国之路。其中陈文楚同学出生名门

望族，自幼严守庭训，知书达理，勤力向上，对新生事物善于探讨、研究，深受新思想、新道德影响。毕业后，冲破各种阻力，回国深造，并以优异成绩考进高中，在艰难的环境里坚持到大学毕业。之后，任教汕头市第四中学。由于表现突出，曾被推为该区人民代表。现已退休，颐养天年。

同班同学还有杨志民同学，初中毕业后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执起教鞭，把青春奉献给教育事业。虽然只有初中毕业程度，但他勤于自修，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业务水平，终于从一间只有近百学生的小学教师，晋升到担任拥有三、四百学生的省级学校的教务主任。万分可惜的是在龙奈右派集团政变后，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牺牲了。

也有部分同学升学，吴锦田、郑敦静、罗致华、丁德良……等初中毕业后，专心攻读英、法文。其中条件较好的同学，如锦田和敦静还远赴巴黎深造。我和林汉雄、林和池、刘楚君、许楚芳等继续报考专修班。陈杏萍和云慧龄先后进入“中华医院”当护士。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左倾激进路线尚未成为高棉侨校的主流，加上其时柬国经济繁荣，因此学生毕业后的出路相对多样化，除了返乡、回国、升学之外，大多数同学走入社会，或就业或从商，成为侨社新一代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接班人，许多同学都能找到一片可以发挥所长的天地。

正是：逃兵役，南越侨青纷来柬；寻理想，少年学子各有天。

求红忽专 难免偏失实务 矫枉过正 皆因左倾思潮

1958年端华中学增办专修班(相当高中课程)，从此高棉华社文教事业进入一个新时代。高棉华侨子弟初中毕业后不须远赴港、台、星马、或西堤升学。相反，由于南越当局对华校的扼杀，不少华青转往金边升学，许多寮国学生也慕名而来。可见专修班的开办影响深远。

此一盛举对提高华侨文化水平，增强侨胞爱国意识，具有重大意义。可惜开办之后，校方某些领导推行的政策，似乎与现实社会的需求产生较大的差距，热衷于左倾意识的灌输，而忽视了知识技能的培养。甚至部分学生接受偏激的思想教育之后，与家庭发生尖锐矛盾，间接破坏了侨社的和谐。当然也有一些学员不满校方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教育方针而中途辍学。专修前三届较多这样的现象，第一学年人数特多，随着辍学者的离去，到毕业时只剩三分之二的学生。虽说众多老师都非常认真备课，尽量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可惜由于种种限制，使老师们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致不能满足学员们的诉求。校方个别领导对师资的选择与倚重实行“红字当头”的政策，以致许多资深的老教员被安置在次要地位，他们的满腹经纶得不到应有重视，他们的才华失去施展的平台，这是学生们的重大损失。

1960年我考进专修班第三届，由于该班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大家互不了解，组织班干部和选举班代表的过程似乎有点儿戏，基本上是以年龄大和口才好为标准，由此产生的学生干部当然也就不尽理想。次年，随着二十多位学员的离去，我们“燎炬班”只剩三十位同学坚持到毕业。

半途辍学的同学多数认为校方过于强调思想挂帅，忽视学识、技能的传授，难以学到东西，既然浪费时间，不如早日离开。其实，这种想法似乎以偏概全，有点夸大其词。端中的专修毕业生，难以达到其他地区的高中水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三年的学程，知识还是有所提高的，认识和分析能力也得以加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有得有失，却也因人而异。是好是坏，则属见仁见智。

一代沧桑 玉骨冰心安息和平岛 五洲桃李 才华丰采长留弟子心

这里让我忆起 1961 年度校园里发生的一件“大事”。初中二年级学生黄 xx，因经常观看法国、台湾和香港邵氏出品的电影，偏爱港台出版的爱情小说和歌曲，被批判为“黄色思想”。黄同学的思想行为在往日的端华是司空见惯，国府时期校方本就忽视思想教育，一些淘气、调皮、固执的孩子更会放任自由、散漫的风气弥漫整个校园。改政后，在新校委会的领导下，教师们悉心开导，学生们已逐渐改变长期以来养成的恶习。但也有部分如黄同学一样的学生，对新事物、新思想认识不足，况且校外左右两派势力正在争夺各个文化阵地，而港台电影充斥整个市场，加上家庭的影响，不少青少年还是停留在旧思维、旧意识形态中。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校方本应该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对“问题学生”进行耐心教育，让所谓“坏孩子”有个改造的机会和过程。可惜当年校方某些领导在左倾思维的影响下，以一种偏激态度来处理本不复杂的问题，学生会在校方指示下，批判黄同学黄色思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几层楼的墙壁上。这么一种运动式的批判后果，也就迫使一位本可以改造的同学，半途放弃学业，批判的大字报也以黄同学的离开而告终。事件的发生已成历史，但总觉得当年如果仍是黄强钺老师担任训导主任，必定不会采取如此“激进”的作法，可惜后继者漠视“问题学生”承受批判的能力，采用脱离社会现实的剧烈手段，将问题复杂化和严重化。上纲上线地把事情弄得满校风雨，“治病救人”变成“置人死地”，简直就有后期文化大革命的味道。

谈到港台电影和歌曲是否黄色文化，今天回想起来，令人啼笑皆非。想当年，在校方影响下，同学们是何等无知和幼稚，天真纯洁得何等可爱。李小龙的三部绝片，本是向世人展现迷人的中国功夫，宣扬爱国思想和精神，因是嘉禾拍摄，被冠以右派作品。“侠女”、“龙门客栈”两部影片无论内容、特技都是上乘之作。“侠女”在康城还得了大奖。却因是台湾出品，被视为反动产物。邵氏的黄梅调和港台的“时代歌曲”，如今唱遍全世界，当年尽被斥为靡靡之音，尽在禁止之列。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我们也在变化，当年被标以“黄色”的东西，至今却广受欢迎，世事就是这么变幻无穷。

1961 年秋，那是我进入专修班的第二年，班主任是容士铿老师。容老师是理科出身，在他栽培下，许多学生数、理、化各科成绩十分突出。而语文科则由林超泉老师担纲，可谓相得益彰。

提起林超泉老师，我们“燎炬班”同学对他赞赏有加。在他耐心指导下，同学们的语文程度迅速提高。他经常以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根据课文的体裁特点，非常生动地分析课文中的人物和故事的情节，或者全面深入讲解课文中的论点、论据和结论，让学生更彻底、明透领会每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深刻内涵。两年的学程，大家受益匪浅。

想起当年，林老师走进我们课堂的第一天，就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他，风流潇洒，温文尔雅，谈吐慢条斯理，言行举止一派儒者风范，温和的态度格外亲切。两年的相处，让人感到他最为可贵的是为人处世十分低调，从不高谈阔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他从不偏激处事，也不盛气凌人，冷静、稳重、踏实的处事风格获得周围学生、同事、朋友高度的评价。

林老师出生于福建泉州，孩提时期，正逢中日战争，神州大地狼烟四起，为了免遭战火吞噬，只有八岁的林老师跟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越南的堤岸。聪明过人的他，在父母熏陶下，师长调教下，加上自身的刻苦努力，终于以优异成绩在堤岸知用高中完成了学业。

五十年代，印支三国先后独立，林老师前往寮国，担任百细华侨中学教职。随后移居金边，并进入柬埔寨最大的中文报社“棉华日报”担任编辑工作。1961 年，不但取得厦门大学海外函授部中国语文专修科毕业证书，不久，还被委任为该部代办处负责人。同时，进入金边“端华中学”担任专修班语文教师。1964 年离开棉华日报编辑岗位，正式担任端华中学教务委员。1966 年，在林振寒校委主任盛情邀约下，出任桔井中山学校校务委员兼教务

主任。

1970年3月18日，龙奈——施里玛德右派集团发动政变，高棉内战随之爆发。林老师遭此浩劫幸而仍能逃出生天，于1974年抵达越南。并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81年移居新西兰，开始在那充满阳光的海岛上，享受自由、安定的新生活。可惜，不幸于2012年6月12日因心脏病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林老师的一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他高尚的品格令人钦佩，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人们的楷模，他那翩翩的风度和灿烂的笑容永远遗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当人们在新西兰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送走林超泉老师的时候，不禁想起曾在这片乐土上自由生活了十多年的另一位高棉教育界老前辈，端华中学校委主任林宏毅的夫人——杨璧陶老师。

杨老师曾戏称自己是一位“教师匠”，但实际上是一位数十年乐业敬业的教育家。其学生遍布全球五大洲，可谓桃李满天下。

杨老师是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人，生于1920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家境贫寒，更如雪上加霜。中学阶段就读于岛上美国教会创办的女子中学，故深受西方基督文化影响，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1940年在美国女校长鼓励和帮助下，突破侵华日军封锁线，前往陪都重庆，考进中央大学经济系，后转入文学院。194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工作。她在重庆求学期间，已与同为闽籍的林宏毅主任相识相知，后因工作关系各自单飞。1945年抗战胜利，杨老师随政府返回南京。也是姻缘天成，两年后，因染病辞去公职，回归故里。其时林主任恰好也在厦门工作，两人因此重逢于家乡，并于1949年举行婚礼结为伉俪。随后远渡重洋来到南越西贡。杨老师即受堤岸义安学校礼聘，在该校担任教职。由于爱国言行被冠以“红色份子”之罪名，为免遭当局迫害，于1957年跟随林主任离开西贡，辗转来到金边。刚到金边即受聘于民生中学担任半年代理校长，随后转至马德望任联校（包括国光、民强、集成）校长。在她主事期间，马德望华文教育事业得以长足进展，获得高度赞誉。1961年离开马市，转至磅针出任培华学校校长。

1965年她返回到金边与林主任团聚。并在端华中学校任教，先后担任过两届专修班的班主任，同时兼教语文、理化等课程，直至1970年3月18日龙奈政变后所有华校被封。

政变后的高棉政局一片混乱，林宏毅主任身处高棉华文教育界的顶峰，跟随大伙进入丛林。杨老师忍痛抛下孩子，陪伴丈夫身边。在战区的几年中，她亲眼看到红色高棉的倒行逆施，看到投身革命熔炉的华侨爱国份子何等无奈地生活在赤柬的阴影下。1978年，林宏毅主任病逝于桔井森林，遗恨荒野，杨老师万念俱灰。幸而1979年赤柬政权被赶出金边，杨老师在儿子的陪同下，历尽千辛万苦，穿越重重险关，辗转逃入泰国考依兰难民营，并于1983年踏上新西兰美丽的国土，安享晚年。到达新西兰后，她又创办了中文补习班，并兼任教职，同时经常奋笔直书，在香港报刊上充分揭露红色高棉的丑恶面目和极左份子的无能无知，直至1998年逝世。

杨老师的一生经历是值得敬重的，她的离去更值得大家的怀念。当年柬华社会从事教育工作的女性为数不多，有魄力、有才能独当一方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五十多年前的杨老师已曾先后担任金边民生、马德望联校、磅针培华等公立中学校长之职。

1959年我初中毕业时，是届毕业生曾组队访问马德望，受到马市联校师生热烈欢迎。在国光中学的联欢会上，杨校长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端庄稳重，风度翩翩，充满学者气质。在她发表的欢迎词中，更充满感性，以亲切的口吻鼓励年轻人努力向上，打好基础，学好知识，将来更好服务社会，做个有用的人。至今时逾半世纪，仍然印象深刻。

正是：一代沧桑，玉骨冰心安息和平岛；
五洲桃李，才华丰采长留弟子心。

（三十九）

辗转天涯路途何远 授业传道 杏坛五旬存德泽
怡情咫尺山水之间 吟诗作文 高寿百岁乐天年

百岁寿翁薛世琪（理茂）老师是一位大家敬仰和尊崇的长者，从事爱国教育工作近半个世纪，中国、越南、寮国和高棉都留下他的足迹和教泽。数十年来，在他老人家辛勤栽培下，成千上万学子事业有成，特别是印支变色后，不少人散居五洲四海，经数十年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如今已成当地的侨领或精英，因此可谓桃李芬芳遍天下。

薛老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百年坎坷见证了中国和印支三国百年变迁。薛老于清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菴埠薛陇。青少年就读于汕头中学，后考进厦门大学，修读生物学，并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后，先后在普宁县师范学校及陇头中学任教，时年只有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神州惨遭浩劫，而腐败的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大好河山任由蹂躏和宰割。薛老师目睹这一切，对统治当局大失所望，只好怀着悲愤的心情，毅然于一九三八年，离开家乡，远渡重洋，来到人地生疏的越南西贡，并积极投身于爱国教育事业。先在潮侨主办的“义安中学”任教，同时兼任穗城、福建、知用、南侨、嶺南、中山、国民、培侨等中学生物课。可惜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越南当局的亲日政策又一次改变了薛老师的生活和工作。时薛老师任教的进步侨校“南侨中学”被封，为免遭当地政府迫害，他不得不于1951年离开西贡，北上寮国。到寮国后，出任永珍寮都中学校长兼初中三班班主任，教授中文。在他教导下，不少学生中文程度迅速提高。但是，不久台湾国府势力渗透永珍，右派逐渐坐大，一切进步人士遭受排挤和迫害，薛老师也因此于1959年被驱逐出境。

离开永珍后，辗转来到高棉金边，以其忠于爱国教育事业，为人光明磊落，乐业敬业的精神深受林宏毅主任赏识，被邀进入端华中学任教，出任初中部班主任，兼教授语文课和动植物课。因历年工作出色，屡被评为模范教师，后更晋升为专修班班主任。在端华中学十二年

间，薛老师一直勤勤恳恳，忠于自己的职守，站稳自己的岗位，尽量把一生所学的知识灌输给年青一代，培育英才的崇高理念已成为他老人家人生的座右铭。特别是在那左倾思潮泛滥成灾的时代，薛老师仍然坚定自己的立场，从不随波逐流，

更不像一些激进分子一样摇旗呐喊，盛气凌人。中庸的思想、平实的作风，深获学生、同事、朋友们的敬重。不幸，一九七〇年三月龙奈发动政变，高棉所有华校被勒令停办，薛老师又一次怀着万般无奈的心情离开高棉的教育岗位。

政变后的高棉，政局一片混乱，薛老师只好带着全家重回越南，并继续投身教育工作，出任中圻百里居宣德中学校长。可惜好景不长，七五年间，宣德中学也因政治因素而停办。于是转往同德中学担任中文教师，并为学校重编华文教科书。

七五年解放后的越南，百业萧条，人心惶惶。为了摆脱困境，薛老师决心以柬埔寨难民的身份申请来法，终于如愿以偿，于一九八〇年举家安抵巴黎。在这民主、自由的国度里，开始他第二个美丽的人生历程。

抵达巴黎后的薛老师已是七十高龄，但他老人在古稀之年仍然干劲冲天，热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于一九八二年协组“华裔互助会”，并出任总干事一职，开展福利工作和开办中、法文学习班。之后，发起组织“龙吟诗社”和自创“欧华诗人协会”，任名誉会长，同时兼任“孔子学院”名誉院长，“潮乐研究社”顾问、“潮州同乡会”名誉顾问、“敬老服务中心”办公厅主任。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九日“法国端华校友联谊会”宣告成立，为购买会址，组织“端华地产公司”，薛老师对此盛举积极支持，特将其晚年积蓄壹万欧元参股，同时出任“端友会”名誉顾问，夕阳余晖，依旧光彩温馨，令人感动而钦佩。

薛老师晚年生活可说多姿多彩。闲时寄情于“山水盆景”的制作。曾自制人造石花树等作品二百多件，深获各界赞赏。巴黎市府人员为此不但亲到其府上访问了解，还组织了法国退休人士前往参观，赞誉薛老的盆景创作是有益老人身心的休闲文化活动。法国电视台也曾拍摄报导，广为宣扬，赐予“山水大师”之美

誉。老人家还勤于写作先后出版四本诗文集：“花都塔影”、“八十长青”“山水情唱和集”、和“跨世纪前尘录”。现在正编写第五部“期颐开心文集”。老人家不老的人生正是他幸福的泉源,晚年儿孙环绕膝下,享尽天伦之乐,更是令人羡慕。

今天,大家非常高兴地看到,年过百岁的薛老师仍然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步履稳健,性情还是那么谦和爽朗,谈吐还是那么幽默风趣,胸怀还是那么宽广坦荡。他那永不言休的精神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薛老师是一位才华洋溢、满腹经纶、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经常在报章和杂志上发表诗词和文章,那优美的词句、深奥的内容,充分体现爱国爱乡、热爱生活、热爱集体、热爱社会的浓厚感情。更为可贵的是他待人彬彬有礼、为人正直忠诚、处事中庸厚道、生活朴实无华,坚毅的性格让他勇于克服困难,面对逆境泰然处之,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和信心的乐观精神让他活得十分潇洒,绝不服老的年轻心态让他永葆青春。

正是:辗转天涯路途何远,授业传道,杏坛五旬存德泽;怡情咫尺山水之间,吟诗作文,高寿百岁乐天年。

(四十)

未雨绸缪 为侨教考取证书 激情火爆 惜好友牺牲生命

我踏进专修第二年,除容士鏗和林超泉两位老师担任数理化和语文课外,法文课由马成业老师担纲,体育老师是江景浩。当年为结合现实需求,校方特增设教育学和簿记学两门新学科。教育学是张德谦主任负责。张主任本已是我们的历史科老师,他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教学认真、经验丰富,兼授教育学,乃是最佳人选。校委主任林宏毅,原是端中第一把手,也纡尊降贵为我班同学传授簿记知识,这是同学们的荣幸和福份。林主任是一位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儒的风范、高贵的气质,让人十分折服,他那崇高的形象长留学子们的心中。

两年匆匆过去,师长们给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万分庆幸,能在平和的环境里修完课程,几位师长都是学识渊博的专业人才,温存和蔼、亲切友善,尽心尽力、毫无保留把平生所学传授予我们。在师长们辛勤的熏陶和教导下,我们对人生意义和做人道理有更深刻的认识和领会。更可贵的是,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左倾思潮开始主导校政的时候,师长们仍然保持务实的作风,从不向学员灌输盲目激进的思想意识。因此,我班绝大部分同学毕业后走进社会,无论在商场上,或教育界的岗位上,相对低调,能把师长们的教导铭记心中,把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

1962年初,也是学年即将结束时,在校方鼓动下,我班大部分同学前往“柬埔寨教育部”报考“华文高级教师证”。按当年政府规定,若想从事华文教育工作,必须要有合格身份,而“教师证”就是资格证明书。至于开办华文学校,当然也必须由有“教师证”的教师主理和执教。否则,将被视为非法,遭有关部门“严惩”。五十年代末,高棉华文教育事业相对落后,除几个大省份有开办初中班外,普通省份只办到小学六年级。一些县镇地区,甚至连华校都没有。原因是缺乏师资,而端华专修毕业生,正为教师队伍提供大量生力军,并为各地开办华校创造条件。

思想改造工作，让他改变人生观，为他描绘了“绚丽的”远景，让他充满幻想，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年青的生命。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过于迷信某一主义的悲哀。

正是：未雨绸缪，为侨教考取证书；激情火爆，惜好友牺牲生命。

当年“柬埔寨教育部”华人师资主考官有两位。语文科由端华中学教务组长邱志强老师负责；广肇惠中学校长徐自克则专门审阅数学科考卷。我班同学为了考取这张资格证书，曾下了最大决心，作了充分准备，加上师长们耐心辅导，总算全体报考学员顺利过关。

其时为了未雨绸缪，我也跟随大伙考取了一张“高级教师证”作为应急之需。想不到“教书匠”没当成，却在进入棉华日报之后，在潘丙社长的建议和安排下，把这张教师证“借给”干拉省平马市华文学校作为“立案校长”之用，算是为侨教事业作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事教育工作并非我的首选，我较为热衷当一名文化工作者，更渴望成为一位有理想、有智慧的商人。故当年校方为我们增设教育学和簿记学两门新学科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簿记学。首先是出于对林主任的崇拜和景仰，更重要是觉得簿记是一门实用学科，对今后走进社会更有实用价值。当年选择学习簿记的同学还有邝春、倪宏楚、张纪、倪万安、余玉光、黄光琳、冯誉……等。毕业后大多数先后走进商场。我也于1968年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后，在杂货公司负责财务工作，而簿记知识让我在工作上驾轻就熟，处理财务得心应手。

当年毕业后，三分之二学员走上教学岗位，邝春和钟兴盛两位班长还先后分别出任喷吓市广育中学和磅针市培华中学教务员之职。而魏汉荣同学因表现突出，被训导处视为“培养对象”安排到广肇惠中学当训导员。

龙奈政变后，魏同学怀着天真的“国际主义精神”，毅然告别家庭，进入战区参加工作。不幸患上重病，由于缺医欠药，在求救无门之下断送了年轻的生命，实是万分可惜。汉荣同学本是富裕家庭出身，自幼在父母的福荫下成长，少经风雨，但作风正派，思想单纯。初中毕业时，本想与几位同窗好友进修外文，后因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而改变初衷，转而报考专修班。想不到经过数年“教育”，在即将离开校园前夕，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转变，言谈举止，处处以“政治挂帅”，不少同学因表现“中庸”而遭其批评，我也难逃一劫，实非意料所及。多年来，我们彼此私交甚笃，来往密切，他的突变，叫人难以理解和置信。也许训导处“发掘”他作为可造之材，花尽心血作了大量